



王道 著

流动的斯文

张元和

合肥张家记事

下册

王道 著

流動的
斯文

合肥張家其書

下册



第七章 张兆和：三三与二哥

月光泻满了一房

张兆和十四岁那年，写了一篇作文《王昭君说明书》。1924年，苏州乐益女中举行了第一届毕业生典礼，张家三姐妹都参与其中，读初中二年级的张兆和参加演出话剧《王昭君》，并负责撰写演出说明书。这份说明书也该算是张兆和第一篇公开刊发（刊登在乐益女中毕业刊物）的文章：

昭君是西汉元帝时人，她是一个抱悲观的女子，因为她被选做贵妃，要离别乡井，骨肉分离，同时她也是一位清高的女子，因为她不贪图荣华富贵，只愿和她亲爱的母亲，享受天伦之乐，因此她常常背着她母亲流泪。她有一个丫环，天生得聪明伶俐，常常劝解她的小姐，不要过分的伤心。

后来昭君入宫，百般事情，都不能如愿，又远念老母，怎

不教她伤心呢？

汉元帝命画师毛延寿替宫妃画像，预备看了图像选美宠幸，这毛延寿却是一个欺君受贿的奸臣，他因为昭君没有给他银子，他恨极了，所以替昭君画了一张怪难看的图，献给元帝，元帝竟给他瞒过了，一位后宫三千，昭君要算丑相中的第一个了，也不把她放在心上。

匈奴的国王呼韩邪单于屡次入寇中原，有一次，单于要大汉赐给他一个美人做阏氏，才肯两国和好，元帝以为昭君是最不美的，所以便把她召来，赐给单于。谁知元帝一见昭君，顿时吓呆了，以为是左右错召了人，后来还是昭君自己说：“那一天，延寿奉旨替我写真，他问我要银子，我没有给他，画图的不美，恐怕这里面有原因的。”元帝气极了，立刻把延寿斩首示众。但是单于已经看见昭君，即使要换，也万万不行的，元帝是怎样的懊悔啊？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！

后来，昭君只好跟着单于到那黄尘滚滚万里无人的沙漠地方去了。^[1]

相信，这是很多读者第一次读到张兆和这篇文章。

这一年，张兆和是九如巷张家的“三毛”，衣食无忧，家长开明，时而新式简便女装，时而旗袍加身，时而泳装下河戏水去。“谁道巴家窘，巴家十倍邹。池中罗水马，庭下列蜗牛。燕麦储无数，榆钱散不收。夜来添骤富，新月挂银钩。”这是张兆和当时背诵的才女诗，背诗之余，闲赏七叶枫、白玉兰，还有挂满榆钱的老榆树，生活无忧无虑，逍遥自在。

这一年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。有个叫沈从文的作家此时正在北平为生计忙，困窘之下，他求过很多人，其中包括同乡

王昭君說明書(二)

二年級生張兆和課作

昭君是西漢元帝時人，她是一個抱悲觀的女子，因為她被選做貴妃，要離別鄉井，骨肉分離；同時她也是一位清高的女子，因為她不貪榮華富貴，只願和她親愛的母親，享受天倫的樂趣，因此她常常背着她母親流淚，她有一個丫環，天生得聰明伶俐，常常勸解她的小姐。不要過分的傷心，後來昭君入宮，百般事情，都不能如願，又遠念老母，怎不教她傷心呢？

漢元帝命畫師毛延壽替宮妃畫像，預備看了圖像選美寵幸，這毛延壽卻是一個欺君受賂的奸臣，他因為昭君沒有給他銀子，他恨極了，所以

★樂益★

▲三一▼

1924年，乐益女中毕业刊物上有张兆和最早的文章

熊希龄，然未果。沈从文曾向《晨报》投稿，但稿件遭遇“不测”，据说还因此受到编辑的奚落。^{〔2〕}

记得有一次笔者去寻访沈龙朱先生，说到对沈从文有帮助的朋友，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林宰平（志钧），说正是在林宰平的帮助下，沈从文才得以走进香山慈幼院工作。沈从文与林宰平的交往源于一篇刊发的文章，而这篇文章正是在郁达夫的帮助下发表的。

郁达夫对沈从文慷慨相助，并仗义牵线搭桥，使沈从文得以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作品，这时“已经读了一点书，于是有了理想”的沈从文一发不可收拾。五年后，他以小学学历被胡适邀请至中国公学任教，并不负胡适厚望，开大学中文系一代先风。经历了第一堂课的尴尬“卡壳”之后，他接连抛出“新文学研究”、“小说习作”、“中国小说史”等新型课程，反对老套的“八股”及旧式考究鸿辞。为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清新的气息。正是这股新风，吸引了张家“三小姐”的注意。

张家三姐妹接受过家庭教育后，被开明的父亲送进了苏州女子职业中学。这是一所新式学校，以刺绣闻名，除了基础课程外，就是几门“家事”课，然后是做石膏像。张兆和戏称家事课就是大家下厨房做饭，然后吃一顿。张兆和八十六岁时还能回忆出在学校的场景：“学校校址是原来的一个衙门。校内也有假山，也有鱼池，还有操场，还有练功的平台和天桥。天桥年代久了，摇摇晃晃的，谁也不敢上去，只有我敢。我还在平台上唱当时的流行歌曲：‘卖布！卖布！我有中国布。卖布！卖布！没有外国货……’我还硬着头皮来来回回去走那个摇摇晃晃的天桥，同学们越拍手叫好，我越唱得带劲。”^{〔3〕}

张兆和说，她“乐极生悲”。毕业时，大姐升学走了，她和二姐因多科成绩不及格留级了。就这样，张兆和晚了一年进入上海读

大学。1927年，十七岁的张兆和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。入校时，校长何鲁忽然下台，接任者是大名鼎鼎的“五四人物”胡适。他蓄势改造大学教育，聘请了几位新潮教师，沈从文即是其一。

张兆和在校读的是英文专业，出于对中文的偏爱，她选听了沈从文的课，那时她们姐妹已读过沈从文的小说，知道他是大兵出身，但说实话还是有些“轻视”的：“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，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，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。”^[4]第一堂课听下来，张兆和一回到宿舍，姐妹就谈论起了沈从文讲不出话的窘境，倒也觉得有趣。

在学校，男生们为张兆和取名“黑牡丹”。张允和说三妹最讨厌这个其实挺美的绰号。不过，张兆和肤黑是事实：“三妹又黑又胖，样子粗粗的，没有一点闺秀气。她的绰号总归离不开一个‘黑’字。”^[5]看张兆和早期的照片，穿旗袍的不多，穿运动服、短打扮的倒有不少，看起来较为中性帅气。张兆和不但功课好，运动方面也很突出，在中国公学得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，并且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长，带队参加上海市的比赛，名字上了报纸。

1930年7月，回苏州度假的张兆和心里惴惴不安：“半年来为这事烦够了，总以为没事了，谁知事仍如此，或者更会加剧些，叫我如何办法呢！”^[6]

令张兆和困扰的是一个男生的情书。之前，她接到过数不清的示好情书，都一律不回，也不撕掉，只是编号保存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接到了沈从文的情书，第一句话就是“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”——沈从文大概是在上课三个月后喜欢上了张兆和。^[7]1930年2月17日开学后，沈从文致信在美国的好友王际真，说自己要学一点英文。也就是从此时起，他开始给就读英文系的张兆和写信^[8]，且言语热烈，一封接着一封。这些信当时由



20 世纪 20 年代，张兆和（左）与同学在乐益女中校园



1931年5月25日，张兆和获好几项赛跑冠军后摄于中国公学运动会

张兆和好友王华莲转交不少，张允和说，这些信如果从邮局寄都要超重。4月26日，沈从文致信王际真：“我在此爱上了一个并不体面的学生，好像是为了别人的聪明，我把一切做人的常态的秩序全毁了。在各方面去找那向自己解剖的机会，总似乎我能给这女人的幸福，是任何人所不能给的，我所牺牲可以说是一种奢侈，但所望，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……”^{〔9〕}

沈从文的频繁来信，不但没有引起张兆和的好感，反倒让她觉得棘手可恨。

沈从文多次通过王华莲传话、索要回音，但均无果。他心灰意冷，要离开学校，甚至打算去部队里打一仗死掉算了。无奈之际，他甚至有了“恐吓话”传递出来，一下子“激活”了张兆和情绪里的不安：

我到这世界上来快二十年了……我也不是个漠然无情的木石，这十年中，母亲的死，中学里良师的走，都曾使我落下大滴的眼泪过；强烈的欺凌，贫富阶级的不平，也曾使我胸中燃烧着愤怒的斗争之火，透出同情反抗的叹息过；在月夜，星辰，风朝，雨夕中，我也会随着境地的不同，心中感到悲凉，凄怆，烦恼……各种不同的情绪。但那也不过是感到罢了，却不曾因此做出一首动人的诗来，或暗示我做出一桩惊人的事来。可是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，我不懂得什么叫爱——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回悱恻赞美着的爱！以我的一双肉眼，我在我环境中翻看着，偶然在父母，姐妹，朋友间，我感到了刹那间类似所谓爱的存在，但那只是刹那的，有如电光之一闪……^{〔10〕}

从这一篇日记足以看出，张兆和早期受五四新风潮的影响，受益于开明的教育，脱离了贵族小姐的气息，成为新时期女性的一代。只是对于爱，她还没有准备好。

1930年7月8日，张兆和从苏州出发去上海，临走时只和二姐打了招呼。她先找到王华莲，得知沈从文说的“恐吓话”^{〔11〕}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刻苦自己，使自己努力，但多半不会走的；另一条又有两支，一是自杀，一是含含糊糊的“总会出一口气的！”张兆和并不害怕，甚至觉得“这证明他爱我非假”。但她觉得应该有个了断，她喜欢干脆。

于是她在当晚去找校长胡适，把沈从文写信的事叙述了一遍（其实胡适早已知道）。胡适一直夸奖沈从文的才气，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。但张兆和很明确优秀与爱不爱无关，而且他们之间不可能做朋友，因为会纠缠不清。胡适说，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（指沈从文），人人应该帮助他，使他有发展的机会，“他（沈从文）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”。胡适一遍遍重复，张兆和据理力争：“可是我说这样的人太多了，如果一一去应付，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。”^{〔12〕}最终胡适答应由他出面协调，但前提是张兆和回封信给沈从文说清楚。

胡适是个热心人，他在学术圈为人做媒并非个案，最初知晓此事后，他考虑是否因为“家庭原因”：沈从文拖着病体还要靠“预支薪水”过活，而张兆和则是名门贵族。胡适与张冀牖是同乡，又有交情，他愿意出面协调。

大概信写得太多、太长、太那个。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，三妹受不了。忽然有一天，三妹找到我，对我说：“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。”我问她：“去做什么？”她

说：“我跟校长说，沈老师给我写这个信可不好！”校长笑笑回答：“有什么不好！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，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？”三妹急红了眼：“不要讲！”校长很郑重对这位女学生说：“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！”三妹脱口而出：“我顽固地不爱他！”^[13]

张允和说，这是三妹兆和亲口对她说的，只是到了晚年时，三妹矢口否认。

张兆和7月9日回到苏州后即寄信给沈从文，10日的日记上只有三个字：“心不定。”

11日，张兆和接到沈从文的来信，是未读到她信前写的，“字有平时的九倍大！例外的称呼我‘兆和小姐’”^[14]。信中对自己的“极端”表示歉意，并表示会看开去：“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，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。”

而后，沈从文再回信来：“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，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。”信中还附有胡适写给他的信：

我的观察是，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，更不能了解你的爱，你错用情了。

我那天说过，“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（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，乃是妄人之言），我们要经得起成功，要经得起失败”。你千万要挣扎，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。

我看你给她的信中有“把我当成‘他们’一群”的话。此话使我感慨。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，她说，“若对个个人都这样办，我一天还有功夫读书吗？”我听了恍然。



1938 年，沈从文抵达昆明



沈从文 1935 年在北平，沈龙朱画的父亲别有一番韵味

此人年太轻，生活经验太少，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“他们”一类，故能拒人自喜。你也不过是“个个人”之一而已。^{〔15〕}

不得不说胡适观察力独到，年轻的张兆和面对众多男子的追求而并不理会，并非那些人不好，而是她觉得没有理会的必要，她不希望别人影响到自己。但她毕竟是善良的，到底还是被沈从文的执着打动了一点点。

如果沈光只寄了九号写的那两封半讥讽半强硬的信来，即使以后也还常常写些鄙视我的信来，我也没什么说的，因为他这样的态度，适足以消去我的同情，适足以磨灭掉我因他之为我而苦恼消沉的内心负疚，我可以在这些上面多得一些人生经验，更能安心的读我的书了……谁知啊，这最后的一封六纸长函，是如何的影响到我！看了他这信，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，还是用文字装点的，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。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，叫他不要因此忧伤，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，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，却深深地感动了我，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，我总会记着，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，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，他为了我，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。顽固的我不爱他便不爱他了，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，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。我想我这样写一封信给他，至少能叫他负伤的心，早一些痊愈起来。但再一想，自己是永久不会爱他的（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），而他又说过永是爱着自己，这两个极端的固执，到头来

终会演成一场悲剧,与其到那时再来叫他或自己受更大的罪,还是此刻硬着一点心,由他去悲苦,不写信去安慰他,不叫再扩大这不幸好些。这是我们女子的弱点,富于同情而不敢表示。也不怪,女子在这世界上是最软弱可怜的,她们的一切行动思想均在苛刻的批评下压伏着,她们偶一不慎,生命上刻上了永世不消的人们的口印,便永久留着一个洗不脱的污迹……为人人所唾弃为人人所鄙视的污迹,这样,女子的欲进又止的怯弱行为的养成也是当然的事了。这里的我,也是如此的,我知道他爱我的一片苦心,纵不愿接受,也不当去禁止。爱人原不是罪恶,在人情的最低限度中,我很可以把不爱他的情形告诉他,希望他不要在我身上做些什么荒唐的梦,明白了这些,然后同他做一个好朋友。但这最低限度我仍然不能这样做。^[16]

张兆和是极其珍惜羽毛的,她知道老师与学生发生恋情后会引起非议,甚至公开写信事后成为朋友,也有被非议的危险,她陷入了彷徨:“眼见人家向井底落,我自己软弱无力,心怯胆小,只有张着一双手看着了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,张兆和都试图以忙碌他事忽视此事,但她还是忍不住重读沈从文的信,尽管她称之为“孽债”。从信中,她得知他有个妹妹,与她年龄相仿——就是后来与她相处多年的九妹。他准备离开中国公学,但去哪里还是未知。徐志摩很赞同他说“受不了烦恼,走了也好”。他说看到张兆和通过王华莲转交的信后,不免伤感地哭了半天……她看到了他自我放低的“卑微”:

我是只要单是这片面的倾心,不至于侮辱到你这完全的

人中模型，我在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，也极力免除你不安一天的。本来不能振作的我，为了这一点爬进神坛磕头的乡下人可怜心情，我不能不在此后生活上奋斗了。^{〔17〕}

每次见到你，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，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，人格完全失去，自尊也消失无余。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，却也极珍视这痛苦来源，我所谓“顽固”，也即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的粘恋。^{〔18〕}

我现在是打算到你将来也不会要我爱的，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你的倾心，所以我还是因这点点片面的倾心，去活下来，且为着记到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，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。^{〔19〕}

张兆和在深夜的“绣楼”里，抄写着天才作家的倾情心声，渐渐觉得，他虽然不可爱，“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了”。“读到这几节，这接信者不由衷心感到一种悲凉意味。她惊异到自己有如许的魔力，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田地，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，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，而无力量去解救人家，她是太软弱了！她现在也难过得要哭。”^{〔20〕} 她曾给他回信：“一个伟大前程的人，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。”

就在几天前的晚间，张兆和还与唯一知情的允和辩论“爱的存在”，她以为：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而外，还有些什么？如孝，如恋爱……”允和狠狠地批驳了她。但最终不分胜负。